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十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請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紓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譏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大臣也且皇上樂聽讜

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拔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咸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觀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時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皆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上曰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觀官參調乃

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簿  
梟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詣司至  
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  
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獎憲。卽長揖抵增其辱。  
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于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  
曾典所不載。士仍切責之。

信州內臣

二月監視登嵒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贊獻上太平  
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贊獻于外。

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  
冠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  
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士不問

六月敘禁旅功陞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  
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  
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  
廉諍者又迂踈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

悉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勅  
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謹  
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  
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徹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  
甯密邇外境高起濬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璫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璫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  
稟成爲恭冠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  
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

該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  
績卽徹今行之無績宜宜徹不聽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  
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  
然祔廟之議動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  
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  
廢臣敢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時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破旣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鈐卒曹文紹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

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眾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盜鄆間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廂峽會連兩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亮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邠陽門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勸稱斬馘報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眾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王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川兵敗賊于巴州據巴西諸縣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郡按甲無動遣官

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糧餉。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既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吳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盩厔。寶雞。衆始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蘭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遠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驕然皆由奇瑜嵒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遂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甡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無居無食僅日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遠巡撫練國

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賜勅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

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遺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留轄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

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援。重兵守之。自成託出。  
邢氏便婢遺傑嘉旨及白綬帨。遂與之通。傑憚事甚。  
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于賀人龍。人龍卒以襲劫。  
卻之良佐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

附王瑞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土臺。尋城陷。瑜端坐公

堂不動。賊捽之下，命跪。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君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剗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歿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由孝廉知趙州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睥睨，率吏民死守城土。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  
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眾。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郡賊越盧氏。韓永甯。先是守陘諸兵歸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  
賊六路俱集都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鄖界圍均州往  
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  
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于  
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剿竹山竹溪各  
山賊斬獲甚眾渰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荊門州屬承天  
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  
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病衣不解帶二三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面。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陴捍御。間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明季北歸。下卷之十。

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嗔其執法不  
郊迎。不會飲。惶歎許奏被謫歸里時。枕冠屢回。唐縣  
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  
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  
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僅  
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  
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  
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藝元祥霍山罵賊

鄭元祥字子祺。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崑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驅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卽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憤。

文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眉間猶怒色。  
未解以右手食指掐心腎入寸許姚允恭泣歿。隨與  
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  
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固所以報  
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  
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  
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

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載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閑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溫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童異

二月海豐兩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

秋入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四月山西永甯川  
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輝川地震如雷。鳳

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聚集淮泗  
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群未嘗  
棲樹集于田食一二麥亦異災也。五月飛蝗蔽天。

六月江西饑。七月十一日乙未。敘州定遠堡母猪  
龍洞聞銅鼓聲一日夜。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  
兵警。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

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夫壽山十四戊戌馳入永甯十六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閻生千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入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

三坌入嶧。代陷靈丘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  
殺于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明季北畧卷之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  
○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  
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漘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

狀元授修撰上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其畧云蹙地  
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  
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  
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  
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金無愁  
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也云云疏  
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陞左中允以逆璫爲  
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特簡入  
內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騤並罷初吾騤震益

欲以工科給事許譽贈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近  
部尙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獎勵  
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勿  
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  
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  
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選除如常例侍

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曠蕪規濶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更上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曆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卽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群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牕下。以當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

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入晝夜  
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子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  
又從莫中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  
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蓄數則及十字訛義  
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  
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旣而讀曹

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尙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一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索索畫瞞其眞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南都予謚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且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

于外矣。衆始來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誣去。或逮繫去。或死酉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盡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效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竟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羌。六月初七日。己酉。陝西巡撫李喬。

官以屠懦玩寇也。以甘與閻代撫陝西。二十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閉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閩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白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堵南陽。賊營蠶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貳勇之將特選重臣親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留甯邊。

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口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閻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鼎于獄。謂其惡劣。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

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  
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興世王于郊縣閩世王子白沙  
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于郊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  
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  
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  
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壬辰襲陷陝州攻圍永  
甯破冀莊焉莊等寨及峪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  
祖寬破賊于九嵒賊潰爲二東走復蓋南走汝州寬  
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閩王

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城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爾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士卒雄兵備。寇興馳行郡內。出棗州縣。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郤。中一矢須傷。又一矢撲天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

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  
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  
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閼王遇卽死不可犯象  
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  
年甲戌賊破鄖陽命象昇撫鄖鄖大治八年乙亥命  
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寔于雒陽等處三  
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晉兵部侍郎總  
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閱遼兵賜  
尚方効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滁州攻圍甚急知州

劉大聲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曾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良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眾追之獨以數百騎人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闖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于滁將盡勦無遺願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增憲復逸去

擒爬天王

二月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穎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邃入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丘十一日壬戌陷穎川知州尹夢驚通判趙士寬俱聞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驚突南人舉人官穎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

夢鰲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被城腳傾陷數丈。  
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鰲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  
竟演散。夢鰲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  
鰲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鰲四顧，竟無一人  
共事者。卽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叢叟，山  
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  
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  
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賊乘以八  
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緜州役從死。

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自號鶴鳴。居川入兵部尙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贊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冠破額用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日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斃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旣殺其父。姑留其子。但

命獻金贖命可也。太同曰：父死義不獨生。愈烈。賊光去其髮。既復研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盡多矣。

###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副書呂維祺以城勢洞悉。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揚一處急為瀝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南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營鋪悅棗。或爲僧尼。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營鋪悅棗。或爲僧

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土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鶴入盆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扎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葬宗百餘人。留守朱國菴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瞋因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瞋于堂下死之。殺推

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人。剖孕婦。注嬰兒于梁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緒百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某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剝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

褒聞計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覩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脇之。元亨大罵不能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鏽。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

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  
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  
將加之。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  
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  
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覆覈之。  
謂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而  
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  
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

良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于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

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擲銜服破垣出。  
匿母妻眷屬于署之左塘茅屋中。良懦獨死守倉儲。  
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  
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  
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  
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壇後。  
始巍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畱環衛。  
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被去。祖  
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

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籍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  
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  
擘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  
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間逸歸。  
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  
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  
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  
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  
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十月上下罪已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用  
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  
匱詘而往調未已間間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  
不勝愧憤今調勦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  
是行間文武六十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食露  
宿朕不忍安深宮念其飲水食飄朕不忍獨享甘  
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二日  
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寧與  
我行閭文武吏士甘苦其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

官其各省。愆溌。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被阻。覓所。進通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來廂而生。萬曆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景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恚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齋卹。而授遼之命下矣。此受事疏言。廣寃情形。戰不成。戰守

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成正月。  
大兵夜渡全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  
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  
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瑞意劾其攘差。遂乞  
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  
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  
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  
素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八獄時共十七人。今  
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

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  
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間流寇大  
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賴霍告陷賊至壽州時  
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  
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  
搏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鐵厥渠糞又縋城出死  
士割其營斬獲無筭賊乃駁道及丙子冬再犯和合  
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  
活上其功當擢用因冢宰有小嫌僅補儀西叅議未

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  
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  
福。卒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  
于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  
舉。馬士英阮大鋮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  
語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目言曰。  
兩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爲先帝斬孽。城耳病  
瘳不起。索華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  
石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其上

荀子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獲  
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  
薛謂名言。

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恭順逆放。  
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

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  
朴。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行市。悉用磚石包築。壞砌  
如衡。然壁間多作隙。寢使強壯內伏。操火伺伺。凡灰

瓶火砲藥鎗礮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皆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木復擊死無筭。聞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自幾喪明長子多材畧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存。省廬州圍城中來者。語子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

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塵也。善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施教。時賊將二十六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憚。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嘶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爇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大朴號譙元河南充固始人天啟壬戌進士

初令  
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遠守山東濟南。守。叛將  
曾以包砌屋壁。却賊大朴。殆得其道。

嗤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見者述

賊旣去唐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相農。巢也。  
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雙林人素。  
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响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笞  
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侯嚴令肩輿  
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

八級役見之驚走。嚴令趨匿院內。街衛寂無一人。二騎馳至南門。俄返。卽有五騎從行。頃之復有五騎。一隊絡繹擁附者甚衆。賊登城執旗四拂。巷肆中爭出應之。皆賊潛伏城內者。凡平日鬻貨布星相卜隣之屬。無不皆是。須臾二百餘人已而後隊大至。約三千人。初執旗二人。自開門返見院前遺蹟。詰令所在。衆出之。賊挾至縣。縣令罵曰。死因汝今殺我。後必有人斬汝。賊怒殺之。年甫四十耳。妻某氏。長子年二十。俱被害。次子年十二。幼子九歲。俟負之越垣而逃。長

女年十八次女十六。有殊色。賊携懷中使掠屬女舉  
盜擊賊。而且署曰死賊汝惡責滿盈。天子將發兵勸  
汝任汝殺我。吾何懼哉。賊大怒。舉刀殺之一。云携去  
陸孝廉趙主事俱被殺。凡殺百姓千餘人。賊初至卽  
舉火。先索驃馬。次索金銀子女。婦人悉貢以索。閉于  
縣內。大肆淫穢。釋囚數百。願從之去者。卽與衣鎗。二  
十駐一日。二十四日。將往舒城四門舉火。三砲拔營。  
而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自廬復至巢。知縣  
王明德江右人。鑒于嚴令豫備小舟。南爲聞。賊至。卽

登舟走百姓奔竄。歸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  
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五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  
聞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于人。因掠霍山合肥。  
縣祿婦人數千。署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  
去。嗟。媿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

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賊陷無爲州

此兼野史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歿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廩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畧官未幾歿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

月施冠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日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銑戈。歎息者再。旣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馳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糧缺絕。未幾督進者羽若星下。旣抵賊所。人馬飢疲。凝畏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領其黨出。白全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尋報賊零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股削。人有離心。賊伏四

那處鳥獸。寶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脇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瞋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爲一將耳。主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字。熾人。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

流寇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廷  
從指揮包文達往授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  
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  
往是無導帥也幸強爲一行電曰諾被被而出終不  
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憤勇輒進陷賊  
伏中丈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擊敗自辰至晡殺  
賊無算英蹟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  
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群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聲  
刺狀良久乃仆晚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

長髮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與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己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聞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弊匱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

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圍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騎二十八日。敗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蟠附而登。宏業回署縕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督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

馬如較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與倪元路黃道周同出韓太史目錄門授由陰令所食太參自和章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樽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丁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較涕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黎弘業擇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達圍三匝賈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較用炮擊死數百人賊計窮

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  
城遂陷。如較曰。事迫矣。坐以待毙。何益乎。急下令相  
從擊賊者。予百金湏。臾得此士百人。鼓勇巷戰。負人  
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較曰。清流湯湯。不  
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  
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常寺正。陰一子。爲  
國子生。魯可蓀。和州人。其言失。城本末。曰。人心未  
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賈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

其走南京。守臣恐賊混人。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操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爲聞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金叔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本竄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夏七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羅爾玉語予曰。敝州遇流寇之難。殺人十之九。閭里凋蕪。有不忍言者。

眠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既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遠矣。或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抗內。又有甘氏智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涼。賊將欲汙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目復求合。更以陰匱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其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餚血及膏藥等傳。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

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  
遂擣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貲  
賣鼻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繼械守江浦

江浦孫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  
日。堵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  
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械登陴防禦。南京遣  
游擊江迎吉以下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  
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謀人入鑄

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副  
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  
蔣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謀  
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  
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謀洩。乃退。李繼越追賊虜戰。  
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越與蔣都等俱  
陞賞有差。宏光朝繙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  
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穎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

州和州等處。所至破滅。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僧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塵戰。李公瞻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啟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者犯福建小埕。芝龍擊

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  
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子四尾。逼洋香老  
賜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  
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蹙自林溺死。康永祖夏  
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  
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貢。寢以大顯  
芝龍泉州人。泉州郡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  
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  
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

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職鮮明戈甲堅利比城鎮入海者倣付芝龍取之如寄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瀕于海。父翔字祖壽。寢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爲飛黃亟。

飛黃以手揷入其裙腰。謂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益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掛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贊入爲日本人。脩來艤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艤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

盜所刦飛黃亦隨船貨作于金分與主寨之賊。賊屢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且痼。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想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刦四艘貨物。皆自逼還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七首爲尊。其主亦就殂。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制糧軍器。並金道。象鼻。杭繩。軟。兩京大內寶玩。興則。明朝鮮。其。據占域三

備。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啟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濟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渝。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目下頒。且設漳鎮叅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涇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叙功加部銜官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

爲劉香蹈飛黃故敵。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窘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污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腴者。恣爲飽渥。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酌。酌者隨身之力。各倒地。卦壁不顧矣。忽聞鑼响。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虹挺立船頭。劉香遙望。

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同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既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開全省正總兵齋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晉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

歸

大清

此芝龍族  
翁吉懷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之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  
次鵠遠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教鞭母病殆  
愁香祝天剜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槩  
踰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令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孫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

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踴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墻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却甘飲蓼砥志堅苦瑜墓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謠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

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電三日積二尺  
餘傷秋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熒惑犯太微